

黃國鵬

千億腐敗防洪款 與政治替罪羊大對決



當洪水吞噬家園，民眾在汪洋中掙扎求生之際，一則視頻卻如利劍劃破了菲律賓的政治迷霧，前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Zaldy Co（扎爾迪·許）在逃亡中控訴真相——作為「政治替罪羊」，他在視頻中撕開了防洪工程腐敗案背後的黑暗真相。

扎爾迪·許在發給菲律賓媒體的一段5分鐘視頻中稱：2024年他在起草國家預算時，預算部長打電話給他稱，小馬科斯總統要求增加1000億比索的工程款，他經過多方核實，確定是總統的意圖後，就著手制定了。

他於今年7月19日離開菲律賓到國外進行體檢，7月28日小馬科斯總統發表國情咨文中譴責了預算中那1000億比索的違規項目。

小馬科斯總統的表弟、時任眾議院議長的馬丁·羅穆亞德茲告訴我按照總統的指示「遠離改國」。

扎爾迪·許於9月下旬屆滿離職，但是在防洪工程調查期間，他的家人面臨著「直接嚴重迫在眉睫的威脅」。他說：「我希望在我能夠說出我所知道的一切之前，不會有人殺了我。」

這位逃亡的前議員扎爾迪·許在他的5分鐘視頻中稱：他將被用作反腐敗的「替罪羊」和「他們謊言的代言人」。

扎爾迪·許的視頻「揭露真相」在菲律賓國內掀起巨大輿論浪潮，而面對扎爾迪·許的視頻對小馬科斯總統的指控，總統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予以否認，並稱：「我甚至不想尊重他說的話」。

視頻中提到的另外一個主角——前眾議院議長馬丁·羅穆亞德茲說：沒有公職人員、承包商或證人指出他有任何不當行為，並重申他「問心無愧」。

這筆涉案金額高達1000億比索的醜聞，暴露了系統性腐敗與令人窒息的政治庇護鏈條。

2024年，扎爾迪·許以撥款委員會主席的身份，將1000億比索「塞入」國家級防洪工程預算，成為權力在預算流程中濫用的直接參與者。

謝如意



1936年冬的陳毅元帥魂兮歸來

1936年我還未出生，可是回眸在那戎馬倥偬的冬天裡，陳毅元帥負傷在江西一帶堅持作戰，在以為突圍無望必死中寫的《梅嶺三章》藏于身上，便渾然覺得他為國為民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的形象躍然紙上，感動千秋！且看「斷頭今日意如何，創業艱難百戰多。此去泉台集舊部，旌旗十萬斬閻羅」。

這是一曲視死如歸的讚歌，回首往事他不改初衷，還要去另一個世界召集先烈的舊部下，直斬閻羅王首級，真是氣吞山河，光昭日月的與敵人決一死戰生死不渝的氣度啊！這也頗有點魯迅先生臨死對敵人一個也決不寬恕的威風啊！再看「南國烽煙正十年，此頭須向國門懸。後死之君多努力，捷報飛來做紙錢」。

那是視死如歸但卻頭向國門懸，是對革命未勝的極大遺憾和不甘的表示，又是對未來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，激勵生者同志飛來捷報做紙錢，鼓勵生者前赴後繼爭取勝利，浩然正氣美好祝福感人至深！

又看「投身革命即為家，血雨腥風應有涯。取義成仁今日事，人間遍種自由花」！

這是臨危之際仍然把黨的革命事業作為第一生命的表示，堅信黑暗即將過去，曙光即在前頭。雖然以為自己今日該殺身成仁了，但是堅信人間將會遍種自由花，這是革命的必勝

然而工程在風災中迅速變為「豆腐渣」，抗災能力名存實亡。

輿論風暴來襲之際，扎爾迪·許聲稱時任眾議長馬丁·羅穆亞爾德斯（總統小馬科斯的表弟）和總統本人「建議」他離境躲避調查壓力。

這種「暗示性指令」背後，是系統性腐敗中常見的自保邏輯——通過關鍵人物出走，形成真相斷層，方便將責任「閉環」於個體身上。

所謂關鍵證人「主動消失」，使案件的完整證據鏈被釜底抽薪，真相的碎片散落於政治權力與金錢的迷宮之中。

而所謂「調查」的結局更耐人尋味，隨著扎爾迪·許的消失，總統小馬科斯立即公開表示「嚴懲腐敗」，官方調查將矛頭集中鎖定於扎爾迪·許一人，其餘高層置身事外。

這種操作在官僚體系中早有先例：當危機爆發時，系統傾向快速「交出」一個可切割的「替罪羊」，維護核心集團的穩定。

真正的罪惡根源則繼續在幕後操控權力，扎爾迪·許在視頻中絕望吶喊「說出真相才能保命」，正是這一機制的殘酷註腳，他的「逃亡」與「認罪」劇本，本應是保護傘計劃中的最後一環。

然而，小馬科斯政府對此事展現出驚人的漠然態度，對高層涉嫌包庇的指控語焉不詳，調查既缺乏深度，也未有其他高層因此受牽連。

權力結構的堅固與傲慢已經超越了對民眾生命的基本敬畏，在這場政治戲劇中，政府儼然成了唯一「觀眾」：它只需要製造一個舞台、讓「主角」登場謝幕，卻任由真相沉入淤泥——與那些破碎的防洪設施同沉。

豆腐渣工程的廢墟之下，埋葬著公共資金的信任基石與民眾的生存尊嚴。扎爾迪·許究竟是獨自操盤千億巨案的「罪該萬死的罪犯」，還是權力金字塔頂端遞下的一張犧牲紙牌？

如果洪水再次肆虐，小馬科斯政府是否還有勇氣與民眾四目相對？而最終的真相，是否也深藏在那個逃亡天涯者的視頻呢？

當一個逃亡者成為替罪羊，真正的惡狼依舊盤旋在權力深處。

林輝煌

別把一切看成「理所當然」



特稿

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？現在好多年輕人，好像把「謝謝」給弄丟了。不是說不講禮貌，那些客氣話他們也會說。但那種發自內心的感謝，那種覺得「我能這樣不是理所當然」的念頭，似乎越來越淡了。

看看身邊吧。爸媽起早做好的早餐，孩子嘗一口就扔下：「又是這個，不想吃。」好像父母天生就該變著花樣伺候他們。老師加班輔導，學生私下抱怨：「講得太快，都沒聽懂。」彷彿老師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他們滿意。甚至對快遞小哥、食堂阿姨，也常常是一臉「你該為我服務」的表情。

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我想了想，大概有幾個原因。我們這時代，什麼東西都來得太容易了。想吃美食？手指一點，外賣上門。想買東西？手機一按，明天就到。連交朋友都能滑動屏幕完成。太容易得到，人就很難珍惜背後的付出。孩子們活在「即時滿足」的世界裡，他們看不到食物是怎麼種出來的，東西是怎麼做出來的，愛是怎麼積累起來的。他們只看到結果，自然覺得一切理所當然。

再看看社交媒體上，人人都在炫耀「我值得擁有」。廣告告訴你「要對自己好一點」，網紅展示著「天生就該享受」的生活。慢慢地，孩子們真信了——我得到的一切，都是因為我夠好、我配得上。感恩？那多掉價啊。還有啊，現在的孩子壓力也大。從小到大就被逼著拼成績、拼才藝，好像人生就是一場必須贏的比賽。在這種環境下，他們學會了盯著自己缺少的東西，而不是珍惜已經擁有的。焦慮和不滿成了常態，哪還有心思去感恩？

但你知道嗎？失去感恩的心，最吃虧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年輕人自己。

不懂感恩的人，永遠覺得不夠。有了新手機，想要更新的；考了90分，抱怨為什麼不

是100。他們像永遠填不滿的杯子，再多的快樂倒進去，也很快就漏光了。而懂得感恩的人，能從最普通的日子裡找到幸福——早晨的陽光，媽媽的笑話，朋友的一句問候，都讓他們覺得「今天真不錯」。

感恩還能讓人學會換位思考。當你真心感謝食堂阿姨打飯的手不抖，你就會明白每個崗位的辛苦。這種理解，會讓你變得更寬容、更善良。冷漠的人活在孤島，感恩的人卻擁有一整個溫暖的天地。

那麼，該如何把這份溫柔找回來呢？

其實不難。就從今天開始，從最小的事做起。吃到好吃的菜，心裡謝謝那個廚師；學到有用的知識，記得老師的付出。不把別人的幫助當作理所當然，而是看作一份禮物。

和家人相處，別吝嗇你的感謝。爸媽為你做了頓飯，說聲「真好吃」；朋友聽你傾訴，告訴他「有你真好」。這些簡單的話，不僅溫暖別人，也提醒自己——我不是孤零零活在真空裡。更要學會感謝那些「看不見」的付出。你呼吸的空氣，你走的平坦馬路，你享受的和平年代……都不是憑空而來的。想到這些，你會覺得自己其實是多麼幸運。

說到底，感恩不是軟弱，不是矯情。它是一種深層的智慧，讓你看清自己與世界的真實關係。沒有人能獨自成功，沒有人該為你無條件付出。認識到這一點，人才會真正成熟。

希望每個年輕人都能找回那份被遺忘的溫柔。當你開始感恩，你會發現——世界突然變亮了，人心突然變暖了。不是因為世界變了，而是你看世界的眼光變了。

那時候你會明白：感恩的心，才是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幸福密碼。它讓平凡的日子發光，讓普通的人變得可愛，讓這段青春時光更加值得珍惜。就從現在開始吧，別把一切當成「理所當然」。看看窗外，今天陽光真好，謝謝這光明。讀到這篇文章，謝謝你的耐心。能夠生長在新時代，本身就已經值得深深感恩。

黃志專

乘風而行千里遠 ——散文集《風自清溪來》之跋



相約歲月

時值金秋，天高氣爽。一縷風，自清溪而來，拂過眼前，落定成字，字字成句，句句成文，文文成冊，即將付梓，實為可喜可賀。

這「風」，是黃志專、吳奮勇、周牽連、李志宏、李永和五人作品合集。每人一專輯，各有輯名及自序，恰似五片茶葉，同泡一壺，各有清芬，又共融一脈。

我們五人都是深耕教壇的，算得是教場上的跳躍標兵，卻因共愛文字、喜寫閒章而結緣。這緣分，大抵是文字牽線、量子糾纏吧——正如古人說「文心相照」，雖未早約，卻在時光裡或先或後相遇，像茶芽遇著春水，自然湊成了「我們五」。平日我們五人常聚首，玩在一起，泡茶聊天，「講古喚仙」，都以文字相約，都為文事相處。我們以「發表是硬道理」為理念，平時勤於寫作，積極投稿，一切順其自然，能發表則好，沒發表也罷，橫直無所謂。至今皆為省作協會員，吳奮勇、周牽連、黃志專還先後加入中國散文文學會，也算不負這份筆墨情。

幾年來，我們除了抱團取暖，還熱衷發現本土潛藏的寫作能手，鼓勵他們動筆，還常約著本土作家「做陣」，一起走山訪水、提筆寫文，先後出了《有一種生活叫清溪》《安溪，我的家鄉》《葉上溪聲》《詩情只因一杯茶》《茶的力量》等五本書，也算為行走山城大地留了些文字印記。

這些書籍，都是我們五人共同籌劃出版的，都是本土作者創作的文章。但，唯獨我們五人作品合集沒有形成。去年（2024年）上半年，奮勇提議我們五人合出一本書，眾人一拍即合：各自選三四萬字文稿，擬個輯名，交奮勇統一收整。我們都應得爽快，很快就把稿子用微信轉給了他。後來碰面時總聊起這事，原打算擬個帶安溪元素的書名，請本土書畫題字，再邀幾位中作協的同鄉寫序——全用「本港」人手，算是一份地道「土特產」，倒也別緻。那時想著這些事，到時分工合作便是。

又過些時日再聚，永和、奮勇他們建議：「既然要出，就弄個國內書號，多花點錢，把事做圓滿。」大家都覺得在理，便應下了。稿子陸續交到奮勇那裡，出版的事托給牽連聯絡。可是，時過境遷，各自忙活，或許無暇顧及，這「無用之用」的文集便開啟「靜默」狀態，沒了下文。

不曾想，這麼一拖就近一年，直到今年（2025年）8月25日晚，五人再聚，酣態時，忽有人舊事重提，眾人一聽，便來了興致，馬上當場決意推進。文稿收集改由牽連負責，呼大家趕快把文稿整理發送提交。翌日，五人文稿提交給牽連。牽連當夜就整理出來，轉發「我們五」，供大家互為審閱，一同見證推進進程。29日上午，奮勇在「我們五」群裡提議：「用大李董專輯裡一篇散文詩題目《像風一樣路過》作為書名如何？」

一向少言寡語的牽連隨即在「我們五」微信群敲出一段長文——

「我昨晚也思考了一下書名，參考一下：

1.《清溪茶語共雲裁》

解釋：融合安溪古稱『清溪』與茶鄉特色，《共雲裁》化用古人『裁詩』的雅意，暗示五人合著如採茶制茶般精心鍛煉文字。清溪流水畔，以茶代語，文字如雲霞般被共同裁剪

成篇，飄逸中帶著鄉土的溫度。

2.《五葉寄春深》

解釋：『五葉』既指五人合著，也暗喻茶葉（茶有『一芽一葉』『一芽五葉』之說）；『寄春深』化用唐代詩人杜牧《客舍傾醪酒，春深寄尺書》，表達對故鄉深春時節的寄托。五人如五片茶葉，將深情寄予故鄉的春日，文字中瀰漫茶香與時光的沉澱。」

奮勇回話說：「可以簡單些。清溪茶語，或五葉賦。或《五葉尺書：茶鄉歲月札記》。」

緊接著，牽連又回話說道——

「我簡單說下看法，沒什麼針對啊，暢所欲言，閒著也是閒著。《像風一樣路過》作為一個書名，「路過」一詞意味著短暫停留、過客、不經意的邂逅，它傳遞的是一種疏離、旁觀、甚至略帶傷感的情緒。這是一種「向外看」的視角。而我們是有向心力的整體，這削弱甚至誤導了我們的核心情感。意象的偏差：『風』的意象過於飄渺、自由、無拘無束，難以捉摸，沒有根基。它同樣也強調「不留痕跡」和「漂泊」。另外缺乏地域與文化特色。」

「像風一樣路過」這個表述可以發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，它沒有獨特性。它完全無法體現『安溪』『清溪』『茶鄉』這些獨一無二的地域和文化標籤。讀者無法從書名中獲得任何關於這本書核心特色的 information，錯過了吸引讀者的第一時間。也與「合著」的關聯微弱。「像風一樣路過」是很現代的流行歌詞式的語言。這書名如果改為《風，自清溪來》，把「風」從一個「路過者」變為「來自故鄉」的信使。風有了源頭——「清溪」，情感從「疏離」變成了「來自故鄉的問候」，意境扭轉一下，是否更妥？」

不久，志宏也冒泡：「昨天我也想了幾個，供參考：《清風謠》《清風與歸》《清風自此來》《盛開的日子》《心裡的花田》《美好在路上》。」

隨後，奮勇建議說：「晚上若有空去辦公室聊。」大家先後回話答應，抽空去。

8月29日晚，我們陸續到了三館風物研究會辦公室，邊泡茶邊磨書名，反覆推敲，終定《風，自清溪來》。這時，永和忽然說：「書名裡『風』字後要不要加逗號，得定一下。」

這話一出，倒像「一石激起千層浪」，激起一陣討論。永和覺得不加逗號，五個字順讀更流暢；奮勇、牽連則認為加個逗號，更有停頓的詩意。我也傾向不加——一字少而意連，倒更顯清爽。你一言我一語間，最終定了不加逗號。『風』字用魯迅字體，由奮勇網上搜集；其餘四字用電腦印刷體。當場托奮勇邀林炳根作序，後記由我來寫；出版事宜仍由牽連負責。

真是好事多磨，出書的事總算落定。這合集，是過往友誼的小結，是你我一段人生的見證，更是往後交情的加固——像老茶再燒一次火，愈發醇厚。古人說「獨行快，眾行遠」，誠然也。五人行，不只是行得遠，更是「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」，走得更有滋味。

在此感謝炳根撥冗作序，也感謝「我們五」團結一心，擰成一股繩，把喜歡的事做成可讀的書。

乘風而行千里遠，讀冊以濟萬條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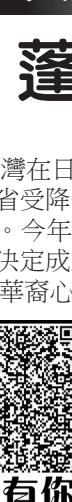
僅此數言，以作跋。

志專

2025年8月31日星期日
寫於新加坡花園小區住宅



感恩有你



感恩有你